

WY BLUEBERRY WIGHTS

与重新开始之间，到底距离有多远？

蓝莓之夜

家卫的第一部
影小说

y
WONG
AR WAI
enplay
LAWRENCE
LOCK
OVANNA
HU

家卫
斯·布洛克
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蓝莓之夜

My Blueberry Nights

故事：王家卫

剧本：劳伦斯·布洛克 (Lawrence Block)

小说：舒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莓之夜/舒沫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 12
ISBN 978-7-02-006306-2

I. 蓝… II. 舒… III. 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6549 号

特约策划: 吴文娟
秦俊全
责任编辑: 徐子苘
装帧设计: Wang Zhihong

蓝莓之夜

Lan Mei Zhi Ye

舒沫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65 千字 开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4.5 插页 10

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6306-2

定价: 17.00 元

夜

晚的纽约永远都既热闹又寂寞。两列火车从上方交叉轰鸣而过时，地面一阵震动，墙壁上贴的各种租屋、寻人、寻猫、色情广告纸条顿时一齐翻飞，好像想借机挣脱墙的束缚。但人们对此却毫无所觉，没有人会留意这短暂而细微的变化。

克利欧区餐馆里，年轻俊美的英国老板杰瑞米正在吧台后面打电话。这是一间不太起眼的小餐馆，深沉色调的老木头地板上有些刮痕，桌子不多，每张都靠窗，角落里那台一闪一闪的点唱机，是整个店最豪华亮丽的设备。此时晚饭时间已过，还在的客人多半是喝酒的。

“喂、喂，谁？抱歉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！我每天晚上有一百多个客人，我不可能追踪每一个人！”杰瑞米看起来三十出头，却已有一种餐厅老板的急性子，还好他的英国腔，可以把这种急躁变成一种有趣的景观。然而他褐色的眼睛里，却流露出一种与急躁不太相衬的淡淡的心不在焉，好像人在这里忙着，心却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。

他继续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他喜欢吃什么。我只会记得客人点什么菜，不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……肉卷？嗯……我知道有人点肉卷加马铃薯泥，还有肉卷加……加芝士薯条、加水煮蛋、加洋葱圈。”

“什么？他不喜欢马铃薯？他有乳糖不耐症？那还有什么线索？”

“炸鱼排？我只记得有一个戴假眼的六十四岁老先生会点炸鱼排。你何不……这样吧，给我你的电话，如果我找到这个人，我会打给你。”他一边拿出他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电话。

“好，我保证。我会的。再见。”杰瑞米挂了电话。一秒不停地把刚刚放在旁边的一叠盘子端走，有人要买单，他又急急走回来。

一家餐馆每天发生的事情大抵相同，准备、开门、客人涌入、忙得不可开交、稍微缓解、客人离开、打烊、打扫、关门。第二天再循环一次。中间的插曲可能是：服务生或客人打破盘子、服务生不小心把食物倒在客人身上、客人不付钱偷偷溜走、有人打架等等。其中最静态也最常发生的是：有些客人爱跟杰瑞米聊天，他们需要有人听他们说话。

就像现在，杰瑞米正斜靠着吧台听人说话。他的吧台有如神父的忏悔室，每天总有几个人坐在这里，半醉半醒地跟他忏悔，不管他听不听，也不管自己说的有多少是真的。对他们来说，只要说出口，或者还未说完就去厕所吐出来，就算是暂时解脱。杰瑞米听久了，已经培养出一种表情，即使他没有回应，对方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忽略、被无礼对待，仍可以滔滔不绝说下去。

伊丽莎白此时是站着向他比划，举止语气里有一种迫切感：“他五英尺十一英寸高，深褐色头发……”伊丽莎白说话时，杰瑞米注意到她的长鬃发也是深褐色。只是不论她的语气是否迫切，对杰瑞米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晚上。

杰瑞米摇摇头：“抱歉，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人点肉卷加芝士薯条，或者加洋葱圈、或者水煮蛋、或者炸鱼排的，可以符合你说的条件。”

“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应该是点的猪排。”

“唉呀你早说嘛！我们有城里最棒的猪排，你吃过吗？”杰瑞米热心地说。

“没有——”

“怎么会？你是因为宗教还是其他原因不吃猪肉？”

伊丽莎白盯着他，说：“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过他？”

“深褐色的头发，猪排……。哦，我看到过。他昨晚才来过。”他想了—下，接着说：“他点了两份猪排，—份有马铃薯泥，另—份加四季豆。”

伊丽莎白细细搜寻他的脸，她褐色的眼睛里是明显的不安和茫然：“他—定很饿。”

“没有，他没有吃两份。我们的分量很大，—人不可能吃得下两份。—份是他吃的，另—份是他女朋友的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伊丽莎白的脸突然扭曲起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就是他的女朋友！”伊丽莎白愤怒地冲出门外。

透过玻璃，杰瑞米看得见伊丽莎白在门外打手机，很明显是在争吵。

“讲重点！不要——，不要换话题！”

“你是不是在跟谁约会？”她屏住呼吸。

“那女人是谁？”她开始颤抖。

“你们去死吧！”她大吼—声。

杰瑞米靠着玻璃窗偷听，看着这个女孩充满了愤怒与伤心地打电话，看着她结束电话、非常挫折地弯下身去，然后突然站起来走开。这时他看不到她，只听见—记沉重

的金属触地的声音。杰瑞米想，那是她的手机。然后听到她狂喊一声：“啊——！”

喊叫完，伊丽莎白走进餐馆，杰瑞米连忙回到吧台。伊丽莎白没注意，只是疾疾走向吧台，从皮包里拿出一串钥匙“啪”地放在杰瑞米面前。

“如果有人来找我，给他这串钥匙。”不等杰瑞米回应，伊丽莎白狂风骤雨地走出门外。

“那我要怎么跟他说？”杰瑞米追上去问。

伊丽莎白头也不回：“跟他说他是个大混蛋！”便走了。

伊丽莎白在路边招计程车时仍怒气冲冲：“计程车！”计程车没听见，直直开过去。伊丽莎白在地上捡了一个果汁瓶子丢向计程车，然后往街的另一头跑去，跑过果汁瓶子，还有刚砸坏的手机。

杰瑞米端详了一下那串钥匙，然后丢入一个装满了钥匙的玻璃罐。玻璃罐里的钥匙形形色色，看起来身世各异。

伊

丽莎白第二天立刻去买了一个新手机，她有点后悔自己前一晚那么冲动把它摔坏。她怕格雷打电话来她没接到。她选了一个橙色的，格雷喜欢橙色，她希望新手机能为她带来好运。

她不愿再打电话给格雷，因为之前打了几次，他都不接，或干脆关机。这种被拒绝的感觉，比等待电话却没人打来还糟。但她又怕说不定会在哪里遇见格雷，或格雷突然来找她，因此敏感得像只小鸟，随时留意着周遭的人，但却因此常被一些自作多情的男人骚扰。

买手机时，就因为她偶尔向门边看去，就被站在门边的一个胡子男人留意上了，她的眼神遇到他时吓了一跳，连忙转开，但为时已晚。她走出店外，胡子男人跟上她，问她：“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？”

胡子男其实不太像典型的坏人，眼神甚至有点诚恳，只因为浓密的胡子遮住了大部分的表情，就令人觉得不能

信任。如果是从前，伊丽莎白也许会跟他说上一两句话委婉拒绝，但现在，她对任何人尤其是男人，完全没有一点心思，她冷冷地说：“走开！”便头也不回地把他甩脱了。

她期盼的好运却没来，新手机突然变成了哑巴。整个晚上，伊丽莎白除了哭泣，就是不断地检查手机，整夜不能成眠。连短信也没有。垃圾短信倒是有一堆：贷款的、超市减价的、卖药的……。她就怒气冲冲地删了。但删除了短信，手机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连过去的旧记录也没有，空落落的，好像被独自关在空空的地下室里，伊丽莎白又感到说不出的不安与寂寞。

朦胧睡去后不久，伊丽莎白隐约感到格雷回来了。格雷轻轻在她身边躺下。她想，不可能是真的。为了弄清楚是不是在做梦，伊丽莎白伸手捏了捏他的脸和手，摸到他硬刺的胡渣。她很高兴，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格雷，触感如此真实。然后她就安心地睡着了。

早上醒来，身旁却没有人，只有枕头还像睡前一样斜放在她身旁，原来还是梦。伊丽莎白哭了。

克

利欧区餐馆晚上照例忙碌，空气中有一种嗡嗡的喧闹声。杰瑞米喊着：“阿言德，十五号的餐好了吗？”一边回头打电话：“喂？钥匙？什么钥匙？这个周末我已经有一大批钥匙了。”他把架上的玻璃罐拿下来，目光搜寻着里面的东西。

他问：“你是谁？哦，猪排的女朋友！我记得！”他直接挑出她的那串钥匙，“啊，还在呢！你要留话给他吗？‘大混蛋’吗？好的，如果他来，我会跟他说。”

杰瑞米挂上电话，对着厨师叫道：“阿言德，客人已经等了十五分钟。我奶奶做菜都比你快！”他又端起一叠盘子对一位侍者大叫：“马格纳斯！拜托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要我等到哪一年！我只有两只手，我不是章鱼！”

餐馆员工来来去去，门口时常贴着征厨师、征侍者的启事。总会有人来应征，尤其是中南美洲的移民很多。他们学习力很强，墨西哥菜不用说，很快就学会做美国菜、

意大利菜、中国菜。如果去这些餐厅的厨房看看，会很惊讶，墨西哥人在煮意大利面或者炸中国春卷。但他们天性浪漫，不受拘束，工作都不容易久待，杰瑞米为此也很费神。

忙乱了一阵，终于到了打烊时分，杰瑞米拖著一大袋垃圾往餐厅外面走。伊丽莎白推门进来，刚好与他错过。伊丽莎白看了一圈，餐厅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有些失望，回头出门，冷不防撞上正要进门的杰瑞米。

“嘿，他来拿钥匙了吗？”她问，眼神中有些期盼。昨晚的梦她觉得仍有可能是个好兆头。

“没，还没。”杰瑞米说。他点起一根烟，火光照亮他的脸，瞬间一亮又瞬息灭了。伊丽莎白低下头，转身要走，但又停住。“你还有没有烟？”

杰瑞米递给她一支烟：“我自己卷的。”杰瑞米帮她点火。她吸了一口，开始大声咳嗽，咳得脸都红了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。”她边咳边说：“我好久没抽了。我只有紧张的时候才抽。”

“你不该这么烦恼，而且你要小心肺癌啊。”杰瑞米想

用自嘲来搏她一笑。

“她长得漂亮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女的。”

“还好。”杰瑞米补充：“不是我喜欢的型。”

但伊丽莎白没说话，只是皱着眉抽烟，不知是烟熏得她不舒服，还是心烦。杰瑞米偷瞄她一眼，她若有所思。两人这样站了一会儿，伊丽莎白走向玻璃窗，贴着玻璃往餐厅里面看。

钥匙还在罐子里。那些钥匙在路灯的反射下，像是一群在水族缸里快乐游水的热带鱼，没有负担，也与谁都不相干。杰瑞米无来由地感到抱歉，觉得好像自己也有点责任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默默陪她抽完那根烟，看着烟雾沿着她的卷卷长发缓缓将她包围。

伊丽莎白对他微弱一笑，就走了。

就在来克利欧区餐厅之前，伊丽莎白刚去过只有一街之隔的格雷的公寓附近等待。她在一家餐厅当女侍应生，这阵子她无心工作，请假请到无可再请。有时她会无意识

地晃荡到从前与格雷常去的地方，更多的时候只好一边勉强应付工作，一边等下班。十点一下班就去格雷家对面的街角，或坐或徘徊，或只是远远地望着。

钥匙交给杰瑞米后，她每天如此。她不知自己究竟要如何。期待在这里遇到格雷？或是遇到格雷与他的新女友？看到他们要如何？冲上去打一巴掌？还是哀求那女人离开？这样她就会快乐吗？伊丽莎白每天悲伤又愤怒地在心里演练着各种情况，但也都只是演练而已，她不知真正遇到时会如何。

几个月前，格雷刚从阿肯色探望母亲回来，有一天她趁格雷洗澡，偷偷检查了他的手机。她不是那种会偷看情人信件、手机的人。她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。或者说，她从来没怀疑过格雷。但那次看到他手机摆在桌上，不知怎的，突然心念一动，就做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都还感觉得到当时剧烈的心跳。

来电或打出去的电话都没什么可疑的，只有一则短信有点奇怪，上面写着：“我要拿我的皮包。黛安”

伊丽莎白顿时脑袋一轰。而就在此时，格雷突然打开

浴室门大叫：“玛德琳，帮我拿内裤！”伊丽莎白怕他发现，吓得连忙丢下手机跳起来，本能地去帮他拿内裤。

玛德琳是格雷母亲的名字。如果此事发生在平时，伊丽莎白一定会生气，因为她总觉得格雷母亲对儿子的占有欲太强，而格雷一点都不反抗。但此时，伊丽莎白受到短信的冲击，只一心高兴他叫的是他母亲的名字，而不是黛安。

格雷拿到内裤吻了她一下，看起来一点也没意识到他刚刚做了什么。

冷静下来以后，伊丽莎白想，如果是已有亲密的关系，应该不会在短信上署名，况且，这个叫黛安的女人要拿的是她的皮包，不是耳环或是衣服这种私密的东西。也许格雷只是捡到她的皮包，辗转找到她，她就传短信给他约见面地点；也许是其他不重要的原因……

伊丽莎白发现，当她一开始查看他的隐私，之后她就会自动受到惩罚。因为既然犯罪证据并不明显，她就不能开口问他这女人是谁。如果问了，格雷就知道她偷看他手机，如此，他们原先的信任基础就毁了。但若不问，她又

每天折磨自己无数次，假想各种可能，而更加疑神疑鬼。

于是有一天，她终于下定决心放弃这个秘密，彻底遗忘它，这样，她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。从此，她再也没有尝试打开他的手机。

但格雷背叛她之后，过去种种又都浮现出来，伊丽莎白现在只想问他，那女人叫什么名字，是不是黛安？但她又问自己，如果不是黛安，就会比较好吗？这样就代表了格雷的背叛是最近的事，而不是更久以前？她没有被欺骗得更久。但这又有何意义？

现在，最难的是，当已经不必再证明什么时，她就得要面对真正的问题：要不要放掉？

该怎么放掉这五年的感情？而此刻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她无法阻止自己每天如某种仪式一般，一定要来这里坐一会儿。奇怪的是，她在格雷的公寓底下，从没有遇到过格雷，或格雷与他的新女友。那个房间的窗户，始终是暗的。

也许格雷知道我会来，所以就不在这里出现吧，伊丽

莎白想。倒是来这里坐久了，她发现每天月亮上升到最高处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每天大约都比前一天晚五十分钟。她本来以为自己的时间感因为悲伤而错乱了，但后来观察了一阵子，却发现月亮是如此规律、如此平和地变化着。有一天，她站得疲倦，感到很深的挫折，便挺身拉直身体，想换个姿势，结果一抬头，月亮正不偏不倚地在她上面看着她。她感到一阵温暖。从前她只喜欢阳光，现在她认识了月亮。

只是她还是忍不住要打电话。常常当她确知他不在时，便拨他家里的号码——她不愿打他的手机，她无法忍受他不接她的电话——痴痴听着那一头漫无止尽的电话铃响，仿佛那一声声的铃声，就是他的声音，或者是他的呼吸。这样，她也就觉得安全满足了，虽然她的心一直忐忑地跳着，深怕万一要是那一头有人接了，她的心就要跳出来，堵住喉咙，说不出话来。